

普埃布拉情歌

〔墨西哥〕安赫莱斯·玛斯特尔塔 著
李静 译



Arráncame la vida

南海出版公司

I731.45

4

Arráncame la vida

普埃布拉情歌

〔墨西哥〕安赫莱斯·玛斯特尔塔 著
李静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普埃布拉情歌/[墨西哥] 玛斯特尔塔著; 李静译.

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0.9

ISBN 978-7-5442-4872-3

I. ①普… II. ①玛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墨西哥—现代 IV. ①I7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934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0-071

ARRÁNCAME LA VIDA © 1985 by Ángeles Mastretta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Ángeles Mastretta c/o
Agencia Literaria Mercedes Casanovas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La presente traducción fue realizada con el estímulo del Programa de Apoyo a la Traducción de
Obras Mexicanas a Lenguas Extranjeras (PROTRAD), dependiente de instituciones culturales
de México.

本书翻译受到“墨西哥作品翻译为外国语言支持计划”(PROTRAD)之资助,
此计划附属于墨西哥文化机构。

普埃布拉情歌

[墨西哥] 安赫莱斯·玛斯特尔塔 著

李静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 刘灿灿

装帧设计 金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180千

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4872-3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支持我的埃克托和反对我的马特奥；

献给妈妈和女友们，包括维罗妮卡；

卡塔丽娜和她父亲当然更有份，

书是他们和我一起写的。

那一年，国家发生了许多事，我和安德烈斯结婚便是其中一件。

我是在柱廊下的一家咖啡馆认识他的。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！普埃布拉城大大小小的事都发生在柱廊下：在柱廊下恋爱，在柱廊下遇刺，似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存在。

那年，他三十多岁，而我还不到十五。我正和姐姐们、还有姐姐的男友们一起喝咖啡，他走过来自报家门，还坐下和我们一起聊天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。他的手很大，嘴似乎长了两张：笑着让人心安，闭着让人心悸。没聊一会儿，头发便被风吹乱，落在额前，推上去——那是他一辈子的习惯动作——落下来，再推上去，又落下来。他不算帅，眼睛太小，鼻子太大，可那么灵活的眼神、那么笃定的表情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

突然，他把手搭在我肩上问：

“一帮蠢货，不是吗？”

我看了看四周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说谁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您就说‘是’好了，您的表情告诉我，您认为我说得没错。”
他笑着说。

我先说了声“是”，接着又问他到底说的是谁。

他闭上一只眼，绿莹莹的眼，回答：

“普埃布拉人呗，小姐，还能是谁？”

他的话我当然同意。在我看来，普埃布拉人坐立行走、衣食住行，处处显示出从古到今该城只应归其所有，既不属于我们——这些学会了制作奶酪、不再整天挤奶的农民的女儿，也不属于他——没有显赫姓氏，仅凭机缘巧合、阴谋诡计，摇身一变成为将军的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。

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门口。从那天起，他频频光顾，对家人和我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，爸爸妈妈和我一样，被他哄得满心欢喜。

安德烈斯给他们讲故事，故事里的他是常胜将军。没有他打不赢的战役，他的刀下鬼不是背叛了革命，就是背叛了最高领袖或其他什么人。

他一头闯进我们的生活。到后来，就连说他是老色鬼的特蕾莎姐姐、特别怕他的芭芭拉姐姐，也都和琵琶小妹一样，跟他玩得开开心心。至于我的兄弟们，他一概以开车兜风的方式收买。

有时候，他给我送花，给其他人带美国口香糖。鲜花打动不了我的心，可一边插花，一边看他抽着雪茄，和父亲聊农民的勤劳、聊革命领袖和领袖们欠他的种种人情，我感觉自己俨然也是个人物。

把花插好，我会坐下来听他们聊。有父亲在旁撑腰，加上

无知者无畏的思想作祟，我居然也敢发表自己的见解。

他走，我会送他到门口，让他飞快地亲我一口，就好像有人在暗中监视。然后，他便跟在我兄弟后面，一溜烟地跑掉。

渐渐有流言飞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：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有许多女人，萨卡特兰一个，丘鲁拉一个，拉鲁斯区一个，墨西哥城还有好几个。他欺骗少女，劣迹斑斑，人也疯疯癫癫。和他交往，我们一定会后悔。

我们的确后悔了，不过是在多年以后。当年，父亲只忙着笑我的黑眼圈，而我送了他许多吻。

我喜欢亲吻爸爸；喜欢感觉自己只有八岁，袜子上破了个洞，穿双小红鞋，星期天每只小辫儿上扎一只蝴蝶结；喜欢遐想在星期天骑上驴背——驴子那天不用驮奶——走到苜蓿地，找个地方藏好，大叫：“爸爸，找不到我了吧！”他的脚步声近了，他的声音近了：“这个小姑娘会躲在哪儿呢？这个小姑娘会躲在哪儿呢？”他假装突然发现我——小姑娘躲在这儿呢——然后扑倒在我身旁，抱住我的腿，笑道：

“小姑娘这下跑不掉了，她被癞蛤蟆捉住了，癞蛤蟆想要她一个吻。”

我真的被一只癞蛤蟆捉住了。十五岁的我特别希望自己身上能发生点事儿，安德烈斯让我陪他去特克鲁特拉待几天，我答应了。我从没见过大海，他跟我说，大海夜里漆黑、正午透明，我想去看一眼，只给家里留下一张字条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别担心，我去看大海了。”

实际上，我去经受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惊吓。我见过公马和

公牛怎么骑在母马和母牛身上，可男人那玩意儿竖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让他碰，可既不张嘴，也不动手，硬邦邦，紧绷绷，整个泥塑木雕。安德烈斯问我在怕什么。

“不怕什么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干吗这么看着我？”

“你那玩意儿我这儿恐怕放不下。”我回答他。

“我说姑娘，怎么会呢！放松点就行。”他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说，“瞧瞧，硬邦邦的，这样当然放不下。放松，您要是不愿意，谁也不会一口把您给吃了。”

他似乎并不着急，又把我浑身上下摸了个遍。我喜欢他这么摸。

“您瞧，我不咬人。”他对我以“您”相称，似乎我是一位女神，“您瞧，您那儿湿了。”他的口吻和妈妈心满意足点评菜肴时的口吻一模一样。接着，他插了进去，前后抽动，呼吸急促，大声喊叫，就好像被他压在下面的我没那么僵硬，没有那么硬邦邦、紧绷绷。

“你没快感，你怎么会没快感呢？”他完事儿之后问我。

“我有快感，可最后那部分不太明白。”

“重要的就是最后那部分。”他仰面朝天，“哎！这些婆娘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？”

他睡着了。

我亢奋得一宿没合眼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一股液体从两腿间流出，摸了摸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是他洒进去的。天亮了，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上床睡觉。他感觉到我上床，伸了条胳膊压在我身上。醒来时，我们俩的身子缠在一起。

“为什么你不教我？”我问他。

“教什么？”

“教我找快感。”

“这不是教出来的，是自己学出来的。”他回答。

于是，我决定自学。先学放松，一心一意地放松，放松到有时整个人傻乎乎的。沿海滩散步时，安德烈斯一个劲地说啊说，说啊说；而我呢，一个劲地甩胳膊，张嘴巴——似乎下巴脱了臼——松肚皮，收肚皮，松臀部，收臀部。

将军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什么，我记不太清了，无非是他的政治打算。他对我说只当是在对牛弹琴，只要听众，不要意见，不要回答。那时候，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普埃布拉州的州长竞选中战胜帕亚莱斯将军。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个蠢货，却不用对待蠢货的方式对待他。

“能让你烦心，他不会太蠢。”一天下午欣赏落日时，我对他说。

“他就是个蠢货！你胡搅和什么？谁问你意见了？”

“就这些话你反反复复说了四天，我怎么都能有自己意见了。”

“瞧这位小姐，不知道孩子该怎么生，倒想指挥起将军来了！有意思，我喜欢。”他说。

他无耻地把我从家里拐走，一周后，又无耻地把我送了回去，接着消失了近一个月。父母见我回去，既无询问，也无评论。他们有六个孩子，对未来心里没底，只好说些大海多么壮丽、将军多么厚道、居然不辞劳苦带我去看海之类的话。

“堂^①安德烈斯怎么不来了？”将军销声匿迹十五天后，爸爸开口问。

“忙那什么打赢帕亚莱斯将军去了。”一想到他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找快感。

我已经不念书了。几乎没有女孩上完小学后继续念书，我还算多念了几年，萨雷斯会的修女们给我提供了一份所在教会地下学校的奖学金。地下学校没有授课权，我自然也没有拿到任何学位。不过，学校的生活十分美好，对此我心存感激。我学到了以色列部落的名称、每个部落首领及其后代的名字，以及《圣经》中所有城市、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名字。我知道了贝尼托·华雷斯^②是共济会会员，一次死里逃生过后，他拉过神父的长袍，说自己已经见识过了地狱，不劳烦他再为自己做弥撒。

总而言之，我出学校时，书写水平中等，语法知识若干，算术知识零星，历史知识空白，还绣了几块十字绣桌布。

我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，妈妈一心想把我培养成优秀的家庭主妇，而我总是拒绝补袜子、倒垃圾。我想了很久很久，开始绝望。

一天下午，我去拉鲁斯区拜见一位号称爱情专家的吉卜赛女人。门前排了一条长队，好容易才轮到我。她在我面前坐下，问我想知道什么。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：“我想找快感。”

她盯着我看，我也盯着她看。她很胖，身上的肉松松垮垮，白白的乳房从衬衫领口探出一半，两只手臂上套着各色镯子，

①堂（Don），用于男性人名之前，为尊称。女性尊称则用“堂娜”（Doña）。

②贝尼托·华雷斯（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，1806—1872），墨西哥第一任印第安人总统，1854年参与推翻了桑塔安纳独裁政权，1862—1867年间领导墨西哥军队取得了法墨战争的胜利，深受民众爱戴。

金耳环擦着面颊，在耳边荡来荡去。

“没人会来问这个，”她说，“除非你母亲想让我吃官司。”

“您也找不到快感吗？”我问她。

她没有回答，开始脱衣服。她解下裙子，脱掉衬衫，一眨眼的工夫，浑身上下已一丝不挂，因为她没穿内裤，没系衬裙，也没戴胸罩。

“咱们这儿有个小东西，”她把手放进两腿中央，“就靠它来找快感。它叫铃，应该也有其他叫法。你跟别人在一起时，要默默地想：它才是身体的中心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它；你靠它想，靠它听，靠它看。忘记你有头有手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在它那里，这样你就不会找不着快感了。”

说完，她又一眨眼穿上了衣服，把我推到门口。

“你走吧，不收你钱了。我只靠说假话挣钱，跟你说的都是真话，我发誓。”她两指交叉成十字，在十字上亲了一口。

我回到家，确信自己掌握了一个秘密，不能与人分享。等屋里的灯全熄了，特蕾莎和芭芭拉也都睡熟了，我便把手放在铃那儿，揉过来揉过去。重要的东西都在那儿，靠它看，靠它听，靠它想。我没有头，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肚脐。我的腿慢慢变硬，仿佛要与身体一刀两断。没错，一切都在那里。

“你怎么了，卡蒂^①？干吗老喘粗气？”特蕾莎醒了，问我。第二天起床，她告诉大家，说我夜里发出怪声，像是气喘不过来，都把她吵醒了。妈妈很担心，甚至想带我去看病。茶花女刚得肺结核那会儿，症状也是这样。

①卡塔丽娜的昵称。

事到如今，我有时候依然向往教堂婚礼。我多么希望能听着管风琴奏起《婚礼进行曲》，在所有来宾的注视下，挽着爸爸的胳膊，走过红地毯，来到圣坛前。

我总会在婚礼上发笑。我知道，那些假话套话，终究会因日日夜夜的同枕共眠，化为对彼此的厌倦。然而，新娘伴着《婚礼进行曲》走过红地毯的那一幕，我不会笑，只会羡慕。

我没有这样一场婚礼。我多么希望姐妹们穿上粉红色花边纱裙，表情傻傻的，带些伤感，爸爸穿着黑礼服，妈妈穿着晚礼服。我多么希望自己穿上宽袖高领的婚纱，裙摆从台阶一直拖到圣坛。

这一切或许不会改变我的生活，却能使我留下与别的新娘同样的美好回忆。我可以回想自己依偎着安德烈斯走出教堂，任何人都会赋予宣誓后的新娘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而刚刚获得如此地位的我，向大家挥手致意。

我特别希望能在大教堂^①结婚，因为那里的走道比别处都长，可是我没有。安德烈斯说那一切都愚蠢透顶，他不能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。他参加过希梅内斯率领的反基督派战争^②，对最高元首无限忠诚，在教堂结婚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当然可以，民法他还是遵守的。不过，按军队仪式共结连理才是上上之选。

他这么说，也这么做。我们像士兵那样结了婚。

①指位于普埃布拉中心广场的天主教堂。

②1926—1929年间，墨西哥爆发基督派战争，政府对此展开的镇压则被称为反基督派战争，最终政府被迫与教会达成和解。

一天早上，他来我家。

“你爸妈在家吗？”他问。

那天是周日，他们在家。周日当然都在家，还能去哪儿？

“跟他们说我来了，我们要结婚。”

“谁要结婚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和我呀！”他说，“不过，要叫上其他人。”

“你都没问过我要不要嫁给你！”我说，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

“什么我以为我是谁？我就是我，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。别找别扭了，上车。”

他进屋跟爸爸聊了两句，出来的时候，一大家子都跟在后头。

妈妈哭了，我还挺高兴，她总算添了点气氛，女儿出嫁，当妈的总要哭的。

“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女儿，因为我有预感。”

妈妈对什么都有预感。

我们来到民政处，等在那儿的有安德烈斯的几位阿拉伯朋友，还有他最要好的罗道尔夫大哥和索菲亚嫂子。索菲亚鄙夷地看着我，估计我的腿和眼睛都让她恼火，她的腿太细，眼睛太小，哪怕后来丈夫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，也帮不了她。

“早上好，卡瓦尼亚斯。”安德烈斯说。

“早上好，将军，您的光临让我深感荣幸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

他取出一个大本子，在书桌后坐下。我只顾安慰妈妈，安德烈斯拖我过去，和他并排站在法官面前。我记得卡瓦尼亚斯法官像个酒鬼，脸蛋通红，嘴唇厚实，说起话来嘴里像含了一

把花生。

“今天，我们相聚一堂，庆祝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将军和卡塔丽娜·古斯曼小姐结为夫妇。请允许我代表法律，代表建立家庭所必须遵守的唯一法律，向您提问：卡塔丽娜，您愿意接受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将军为您的丈夫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
“您必须回答‘我愿意’。”法官说。

“我愿意。”我回答。

“安德烈斯·阿斯森西奥将军，您愿意接受卡塔丽娜·古斯曼小姐为您的妻子吗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安德烈斯回答，“我接受她为我的妻子，无论富有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等等等等，一切的一切，我都接受，你就不用念了。在哪儿签字？卡塔丽娜，拿笔签字。”

我没有固定的签名方式，以前也从未签过名，就照修女们教我的方式，用小小的字体签上了：卡塔丽娜·古斯曼。

“德·阿斯森西奥。添在这儿，夫人。”安德烈斯站在我身后说。

随后，他龙飞凤舞地签了个短短的名字，后来时间一长，我不仅认得，还会模仿。

“你添上‘德·古斯曼’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没有，亲爱的，那样不合规矩。是我保护你，不是你保护我。是你成为我家庭的一员，不是我成为你家庭的一员。”他说。

“你家庭的一员？”

“证人在哪儿？”安德烈斯将卡瓦尼亚斯晾在一边，喧宾夺主地直接招呼：“你，余聂斯，签这儿。还有你，罗道尔夫。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？”

我父母签名的时候，我问安德烈斯他父母在哪儿。直到那时，我才意识到他也应该有父母。

“就妈妈还在，不过她身体不好。”只有说到妈妈他才会用那种声音，那天早上是我第一次听到，“罗道尔夫大哥和索菲亚嫂子不是来了，正好补家人的缺。”

“罗道尔夫能签名，我的兄弟姐妹们也能签。”我说。

“你疯了，他们不过是些毛孩子。”

“我就是要他们签。罗道尔夫能签，我就想让他们签，是他们陪我玩到大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签吧。卡瓦尼亚斯，让孩子们也把名签上。”安德烈斯吩咐。

兄弟姐妹们排队签名的情景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当时我们刚从托南辛特拉搬来不久，身上的土气还未褪尽。芭芭拉认定我发了疯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惊恐万状。特蕾莎不想玩这个游戏。只有马科斯和丹尼尔一本正经地签了名，两人的头发前面抹了蜡，后面却乱七八糟，似乎是要去拍正面照，只管把前面弄好，别处不管也罢。

我们给琵娅扎了个跟她头差不多大的蝴蝶结。她的眼睛正好可以平视到书桌，再往上就是个硕大无比的白点红色蝴蝶结。

“以后你可别说家里人连蝴蝶结都没扎。”安德烈斯捏了捏我的腰，故意让爸爸听见。我当时压根没留意，现在明白了，他这话百分之百是说给爸爸听的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明白安德烈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说任何话，他是想威胁爸爸。结婚前一天下午，他去找他谈，跟他说想和我结婚，还说要是他不愿意，他好歹有办法叫他松口。

“好的呀，将军，荣幸之至。”爸爸无力反驳。

多年以后，他女儿莉莉娅要出嫁，安德烈斯对我说：

“你以为我嫁女儿会像你爸嫁你那样？门儿都没有。我女儿不是哪个浑蛋说带走就带走的。想要娶我的女儿，得早早地来提亲，我要好好查查这个浑蛋的底。我不会把女儿随随便便送给别人。喜欢她们的话，过来求我，有什么，都拿出来。买卖好，咱们做；买卖不好，死一边去。还得在教堂结婚，希梅内斯跟神父们闹到底没闹赢。”

琵娅不会签名，她画了个两只眼的小球。法官拍了拍她的蝴蝶结，然后深呼吸，不让人注意到他耐心渐失。还好，全签完了。罗道尔夫和索菲^①签得飞快，这对胖子早已饿了个半死。

我们去柱廊下吃早餐，安德烈斯给所有人点了咖啡，给所有人点了巧克力茶，给所有人点了粽子。

“我想喝橙汁。”我说。

“您必须和其他人一样，喝咖啡和巧克力茶，别添乱。”安德烈斯批评我。

“问题是我早餐必须喝橙汁。”

“您这是成心找架吵。从现在起，必须学会早餐不喝橙汁。从哪儿冒出来的鬼主意，喝什么橙汁？”

“爸爸，告诉他，我每天早上都喝橙汁。”我求爸爸。

“给姑娘端杯橙汁。”爸爸带着挑衅的口吻，侍应生溜烟地跑开去端。

“好吧好吧，喝你的橙汁，美国佬派头。这个国家有哪个

^①索菲亚的昵称。

农民大清早起来喝橙汁的？别以为自己会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跟军人在一块儿，日子可不好过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还有您，堂马科斯，记住，她已经不是姑娘了。这张桌上，我说了算。”

大家沉默许久，只听见索菲在咬一张刚刚出锅、炸得金黄的饼。

“怎么了？”安德烈斯说，“办喜事呀，怎么一个个不说话？孩子们，你们的姐妹结婚了，连米饼也不撒一块^①？”

“在这儿撒？”特蕾莎一如既往地不着调，“您疯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安德烈斯问。

“好运临头，吉祥如意！”芭芭拉一边嚷嚷，一边把米撒到我们头上，“祝你好运，卡蒂。”她使劲摸我的头，把米塞进我的头发。“祝你好运。”她抱着我，亲着我，我们俩相拥而泣。

①墨西哥举办婚礼，习惯往新人身上撒米，为他们驱邪避灾，也有祝福五谷丰登、早生贵子、白头偕老之意。